

明史鈔略

三

明

大

學

堂

卷

四部叢刊三編

明史鈔略

(96588)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每部三冊定價大洋壹元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

上海

雲

河南

五

路

印刷所

上

商務

印

書

館

上海

河南

路

發行所

上

商務

印

書

館

上海

及各

埠

哲皇帝本紀下

天啓四年甲子正月丙辰朔以黃立極徐光啓充實錄纂修
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隨獲盜首吳野樵徐三等寘于法王師進臨大
方大捷時王三善同總兵魯欽等三路進兵直入賊巢擒土司柯東尉等
進營紅崖總兵張彥芳擊賊于羊耳奪其戰衆大兵深入大垵洪紅島固
賊所借烏芸等部苗望風奔潰王三善按轡入大方降者日以千計
猷劉志敏楊明楷等皆救還奢社輝安位焚大方老巢竄入火灼堡安邦
彥逃入織金御史楊建烈議清國儲疏言京通各倉百萬軍儲所係不意
有經年出納甘為碩鼠之搏志切貪饕莫厭飲河之腹如管太倉主事蕭
持籌者業經察處頃復叙功起用何怪奔競成風法紀盡弛也大學士葉
向高請勿停添註以廣起用允之揭請召還文震孟諸臣不允御史李應
昇上時事疏畧曰今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
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和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元
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雜投補其和而伐其元則病醫是



大興

三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今情重者封疆私人重者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同鬼域言似風波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財用立國之本今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渙屋無計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標本不審緩急無劑黔急即捐楚以予黔遠急即收天下以備遠添派慘于剝肉征調急于沸羹睥睨草澤輒借鷹鸇以代驅剽掠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繒媚虜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鬪者數挺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故曰病在醫夫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皇上試問罷瑞遣而嫚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拘而經撫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斬送封疆從未一申常憲乃績奏金城之趙率教幾蒙捕虜之誅而萬有字何以賣款議敘立爭國本之何士晉且吝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言官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和臣引去批答敷衍風采不揚覲望日甚安得淮南寢謀如汲黯豺狼歛跡如張綱者乎竊軾有言奸臣之始以臺諫持之而有餘如其既

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猶捕鼠畜犬防奸皆善喻也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獨有節省之法可搜抵加派乃十庫織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問即會議碩畫如鄭三俊解學龍二疏亦久束高閣新舊交征挺而走險吳楚之間漸有嗷呼惟盡蠲宿逋斥免貪猾民心猶可收拾小人者與正人不兩立者也今抗疏綱常者路阻黃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訟擊奸者白衣高臥瀝丹楓陞者青史空傳倘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王將負嵎者斂爪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對病之藥乎獲妖首王好賢誅之先是徐鴻儒既敗歎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二十餘年按揭而數弟子逾二百萬當橫行天下薊撫密捕好賢竄至楊州為緝役所獲即奏處決餘黨不問賜先朝忠臣楊繼盛全葬命李從心三邊總督馮從吾南京右都御史二月貴州巡撫王三善被陷自刎三善駐大方久軍心玩懈食亦既師還貴州所信任降賊陳其愚目把中大猾也多與恭贊軍務纖悉輸于賊三善還其愚繼行忽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救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墮地三善知有變將帥印付家人持去遂自刎羅鬼

諸苗蜂擁而至全師皆覆監軍岳具仰同知方明棟梁明泰副將秦明屏等皆死賊勢復張督師孫承宗奏敘毛文龍斬獲功請發餉濟之略謂邊人相蒙上求以實下常應之以虛況予以虛着責以實效乎上不能以虛為實下又何能以實應虛臣謂登萊防南岸不防北岸東江作虛應不作實應似密而疎似省而費狀無曰功不必核其虛餉不必問其實令孤懸異域之臣捐身為國大聲疾呼而不一應也刑科解學龍奏自廣寧潰散中國未嘗探彼一毫消息而田有倉赤沒哈等分布偵探出入一片石等處有如無人之境今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颺去者不知凡幾是未嘗一日忘中國也朗素不過虜中一部落爾殲我數百人而我吞聲不敢問夫不與我合則必與彼通小路不防之處皆彼就之地鄧艾之綿竹白馬關之雞王峪皆可慮也則宜何如綢繆拮据同心戮力從實致功以冀王室乃現在鐵衣曾有的數否聞撫臣欲點閱而各帥不應無如之何叔買馬騾硝黃盛甲曾經驗否各道与各將交驩結契修飭情面茫然不問也兵馬操演不過十把總領百餘遊手放砲吶喊辰集未罷爾大將稱觴

為樂事近且買美姝于南都此乾坤何等時而為此也司農告匱束手莫
支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為治第之資曾不思斷石刊山即此宵啼露處
之征人而窮工極巧無非敲骨吸髓之物力也所貴大將者為其神明軍
令乃佯作家丁奸宿民妻道臣具揭而鎮將不理此何軍政也大帥之營
逃亡倍于也將或出入虜地或響馬行劫既不可問乃取做工班軍鳥首
徹衆何不仁也營房每間領價銀六兩而費五六錢築土為牆一遇風雨
露宿如故馬料豆草十扣其半以致倒死又不即報遷延冒支國家有多
少金錢堪此浪擲也將領且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流連青樓弓矢器械
十無一有惟望敵兵一到為遼陽廣寧之教場爾天下事尚忍言哉至于
撫賞一節倘願當事商之蓋虜明之挾敵以要我敵明之借虜以困我直
待彼中氣勢完足事局停當俟我東奔西走無暇照管又俟我東缺西殘
漫不理會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聲擊使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
或合或分或奇或正欺我之疲乘我之急不識我之債帥羣兵羸車下駟
何以應之故以款而紿我邊警修我備具則可謂受款而必出死力以捍

我三尺童子知其不狀也夫一意于剿而後可言守舍剿言守不得已一意于勦而後可言款舍剿言款不得已我常示以不欲款而後彼不得挾款以求多于我、常操其不必款而後彼不得借款以坐困乎我且以撫金為餉金而捐升斗以寬加派則民不困更以撫貲為塙貲而散千金以酬壯士則將自勇晁錯謂匈奴之貪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擇其遲也不若擇其小不可不深長思也大抵治天下者須有治法又須有治人有治法亦可以立人有治人亦可以立法有治法則人之喻者奮頑者廉吏舍無不醒之酒暮夜無故人之金故可以立人也則法之墮者飭玩者悵汾陽歛衽於平章淮南寢謀于長孺故可以立法也若使在局外則爭梟奮當事任則競鳩藏寄封疆者多全軀自營之人而膺圭組者乏一絲不染之守致朝廷之德意不宅閭閻之生理不遂天下脊之大亂皆由此矣四川總督朱燦元處置蘭酋故地以赤水河為界自河以東龍陽一帶屬貴州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寧屬四川就永寧城中設立道府與遵義相犄角加錦衣衛田爾耕太

子太保以其緝捕有功實依附魏忠賢也風霾命內外臣工各圖修省推
南京吏部尚書鄒元標中旨以衰老罷之三月總督王象乾以母憂歸推
吳用先任之大學士孫承宗奏弭邊釁疏曰臣見捕獲奸細紛然見告而
左袒經畧者捕皆巡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皆經畧之人固不招獄成詞
盖亦當快之捶楚無求不得夫遼民脫身來者靡室靡家既苦奇窮而相
親相傍動遭奇禍誠念陷身於外者未必盡是甘心則脫身于中者豈其
願為惡黨我當開一面之網借彼之殘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
條夫我之寬以斷來歸之路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乞選廕魏忠賢
弟姪一人錦衣百戶應天巡撫周起元劾織造太監李實擅增袍船御史
李應昇奏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之憔悴極矣興
利而未必可興不如與之除害徭役煩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
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砌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
盜賊充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苗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
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

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國家設預備倉以為民今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祖宗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東邦盡化斬木二反也侵欺抵獄而攀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貧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四反也詔書停罔而丞尉硃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十詞九准五反也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若夫積欠并征日見追擾虎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哀怨之氣上通于天水旱隨之盜賊繼作實可寒心留中不報趙南星條奏四司通變之宜言吏部四司惟稽勲司一人餘司皆二人想以稽勲事少之故狀今日之稽勲皆儲以為文選考功之用不若就近推補不拘資格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之調吏部呂坤黃克念同邑同司之例為言上從之南星遂調職万司郎中鄒維璉為稽勲司于是刑科傅樾等滋起異議矣京師地震四月川貴總督楊述中聽勘以王三善脂敎故也

命蔡復一代為總督兼貴州巡撫仍賜尚方劍毛文龍奏報張盤敗敵于旅順侍郎董其昌奏輯留中疏上進并薦李維楨宿學史才詔允用漕運總督呂兆熊擒獲倡亂妖民金科馬永等於江淮間刑科傅槐論俞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給事魏大中不宜與汪文言相狎請褫其職以為比匪之戒其言汪文言門役濫竊中書交通內外當誅特旨下文言詔獄左光斗疏辨曰汪文言之昭雪前司寇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槐之意矣不利于考功有御維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為銓司亦嘗極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繳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為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々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而必與之為仇也科臣冒認東廠理刑傳懲教為兄弟長安令觀久矣比昵匪人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臣願科臣慎思之也上曰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心迹自明安意供職魏

大中亦疏辨上曰大中新擢吏垣着即到任臺臣袁化中科目甄淑各疏
為左魏剖白大學士向高疏乞致仕具言臣之題汪文言事迹甚明而光
斗大中與相善尚屬曖昧言官之訐奏舉不可開駕帖之拏人漸不可
長懇乞致仕有旨慰留禮科劉懋言民間貧窘日甚貪吏沿習成風請令
司府州縣賢否冊開列本官貪廉昏明事件若撫按巡歷面詰與所開不
合則開者之昏貪亦自可知至薦劾兩本不必會稿不妨薦者止于舊額
而劾者倍加蓋今日吏治貪者十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四川
總官女官秦良玉奏其弟秦明屏死于王三善之難其侄佐明昨明突圍
重傷上嘉勞之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封李選侍為妃上曰朕體皇考遺
意選侍八妹禮待供膳有加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
立何云皇太子停封其原住宮燬根因自明何疑人謀見住慈慶宮何云
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受人指授情節着令回奏嚴朝覲官科歛
餽送之禁五月魏大中到任面恩有旨責大中傳檄奏情事未明何得到
任福寧州軍變旋定之削北鎮撫司理刑劉僑藉以許顯純為之僑以問

汪文言事不逢瑞意也顯純入而承風羅織冤慘遂不勝言矣廕田爾耕
一子世錦衣衛百戶魏忠賢原廕姪加二級大學士向高求去疏云年來
人情分門起復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共欲留之以彌縫調劑不思欲
波浪之息者當息其風今日之風求波浪之勿作即馮夷海若亦縮手而
莫知為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釁便與國家為終始經多少賢人君
子費盡心力不能消彌要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意牢不可破日
甚一日歲甚一歲與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
而又公狀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意則怨謗橫生臣無托毛洗髓之術以
蕩滌更換其肺腸而能以一空言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釁乎使得脫然
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猶知止足之義萬一有所感動科道周之綱
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會議貴州撫按道互奏疏揭按臣史
永安在圍城時欲發都司黃運清出往新添平越催兵懼其不濟復欲自
往學臣劉錫玄疑永安有去志再三攀留揭稱欲護撫按出城自請留城
作質待死永安疏叅錫玄獻城賣路陷西院而自偷生并侵撫臣李樞合

三臣而論永安巡遠自視全城功為第一錫玄言語小過難泯其大節李
標抗大難萬死一生從前被論可恕贈長興縣知縣石有恒滕縣知縣姬
文胤太僕寺少卿各陰一子主簿徐可行贈通判叙土司各官黔中解圍
復城功次賞賚秦良玉等京師早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上以壯猷
成畫嘉之六月兵科童允儒言救時急劑在核外地之兵餉裁內地之恩
廕左副都御史楊連紉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曰票擬托重內閣責無他
卸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
一也劉一璟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
之忌不容皇上有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孫慎行執春秋討賊之義劾元
標明萬古綱常之重忠賢逼之使去而于黨護選侍者曲加綢繆加蟒玉
以贈行親亂賊而離忠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紀執法如山
羽正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構陷削藉去不
容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杖卜忠賢一手握定力
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為他詞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

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黜陪貳顛倒有常之銓
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滿朝薦文震孟等抗論稍忤忠賢盡令降
黜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狀猶曰外
庭之臣子也傳聞宮中舊貴人荷上寵汪上年皇上南郊之日託言急病
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
喜得封中外聞之矣忠賢捏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且不保其妃嬪大罪九
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統電流虹之祥化為飛星墮月
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且不保其子大罪十也先
帝青宮操心慮患護持僅王安一人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有微忠
忠賢矯旨掩殺于南海子是不惟讎王安而敢于讎先帝之老奴與皇上
之老犬馬略無顧忌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討賞討祠額王言屢襲
建坊築塋規制僭擬陵寢大罪十二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五侯七
貴何以加茲有何軍功擅襲朝廷之名器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麓用
立枷之法以威衆叛陷皇親欲動搖三宮椒房幾興大獄大罪十四也猶

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御生員章士魁以爭煤憲托言開礦而致之死趙
 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以牧地細事付
 之有司足矣而徑拿黑獄草菅士命皇上方欲幸學而使青燐赤壁之氣
 先結于壁宮泮藻之間大罪十六也未也且明懸鑒謗之令于臺省矣科
 臣周士朴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遷陞使吏部不得
 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途于縉
 紳矣北鎮撫司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竟令削籍是明
 示人以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未也
 且示移天障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急傳詰責及
 臺省交章又再襲王言而惶：天語信手任心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
 廠原以譏察非常不以擾民野子傳應星等造謀告密日夜未幾不至興
 周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奸細韓宗功潛入長
 安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更創肅寧新城作郿塢濫計不知
 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忠賢謀同奸輔